三禮陳數求義

三禮陳數求義卷二十三

候官　林喬蔭　學

喪服

五服者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而周官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注以爲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葢以本文與車旗宮室並言車旗宮室以爵爲差故服亦然今案車旗宮室之等掌於典命服之五等掌於司服各有專官則此所云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者當專屬天子而言服有吉凶故辨之車旗宮室則禁之使無淆雜淩僭焉爾若是爵等則儀禮著公及大夫士之服而卿不見知卿與大

夫同爲一等雖士之下尙有庶人儀禮有庶人爲國君之服然記明言禮不下庶人卽庶人之服亦不必其辨之以小宗伯也蓋天子雖絕旁期而齊斬仍從本服且於諸侯卿大夫士之喪並有弔服故司服職云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然則王之凶服五斬衰齊衰錫衰緦衰疑衰也皆掌於司服而辨之以小宗伯矣

五服之冠衰裳皆用布其服之輕重以布之精麤爲差而布之精麤以其升數之多寡爲別古無木棉布皆績麻爲之幅廣二尺二寸其經以八十縷爲一升雜記云朝服十

五升是吉服之布一千二百縷也又云去其半爲緦加灰
錫也鄭注緦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由
是諸儒之說皆謂緦服之布爲七升有半夫緦爲五服之
最輕者由斬衰以下以次遞殺至緦極矣過此卽吉而經
傳所載斬衰三升三升有半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
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則雜記言十五
升去其半儀禮言十五升抽其半若從先儒之說爲七升
有半凡六百縷則不但加於三等小功之上且直介於三
等大功之間矣故朱子亦嘗疑之謂小功十二升則其縷
反多於緦不知是如何而敖氏又附會其說以爲此布七

升有半乃在小功之下者以其縷細也升數雖多而縷粗猶居於前如大功在繐衰之上升數雖少而縷細猶居於後如緦麻在小功之下夫既以八十縷爲一升而布幅又限於二尺二寸則升多者縷必細升少者縷必粗此理之顯而易見者也豈有升多縷反粗升少縷反細者繐衰在五服之外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天子之服傳以小功之總言之明是權制不可以例緦之正服也然則經所云抽其半記所云去其半非謂於十五升中分其半數乃謂於十五升中去其半升是爲十四升有半其縷則一千一百有六十盡過此則十五升朝服深衣皆用之吉布非凶布

故服至此極也信如舊說則經記之文但當曰七升有半可耳不則亦曰八升去其半可耳而胡爲以十五升爲例乎是於輕重之差固已不合而其稱名舉類亦不倫也・

喪服有正有義有降斬衰無降惟正義二等子爲父妻爲夫父爲長子正也諸侯爲天子臣爲君爲人後者爲所後義也齊衰以下皆有降正義三等故其服之升數亦各爲三等自斬衰至緦爲五等自斬衰之三升至緦之十四升有半爲十四等然喪服之經止言斬衰三升而記言三升三升有半喪服之傳止言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而記言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記於經傳各

多一等間傳則又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斬衰少喪服記之一等而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各多一等葢錯舉其文彼此互見不可泥也泥之則不特間傳與儀禮不通而喪服一篇經傳記又胡爲互異乎以此推之知斬衰二等齊衰以下皆三等緦服亦有正義降三者之差則以諸服所差升數例之當爲十三升十四升十五升而十五升爲吉布故去其半升爲十四升半猶斬衰正服三升齊衰降服四升而斬衰之義服爲三升半也其間傳及喪服傳止云十五升抽其半爲緦而不及十三升十四升者亦猶之斬

衰止及三升大功小功止及九升十一升也斬衰最重舉其重二功在輕重之間則舉其中上緦服最輕故但舉其輕者非謂無十三升十四升也先儒以經所不見遂謂其無則自三升以至十二升皆成布而可服寧獨無此十三升十四升之布乎哉

喪服記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間傳文同而大功以下其冠不著但發其例於齊衰之傳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夫曰冠其受即喪服記所云以其冠爲受者大功以上有受

服故齊衰大功皆冠其受而冠衰之升數不得不異小功以下無受服則直以其衰爲冠故曰緦麻小功冠其衰而衰與冠之升數不必有殊冠其受而衰冠之升數既異則正義降之衰異而冠不妨從同冠其衰而衰冠之升數既同則正義降之衰異而冠亦從之別觀喪服記云三升三升有半是衰異也云冠六升是其冠同也又云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則既受之後雖正義而冠衰盡同其所異者亦特異於初喪未受之際耳以此推之齊衰之初喪其衰爲四升五升六升其冠同爲七升受冠八升既以其冠爲受則無分正義降衰同七升冠同八升矣大功之初喪其

衰七升八升九升其冠同爲十升受冠十一升及以其冠
爲受則亦無分正義降衰同十升冠同十一升矣小功以
下無受各冠其衰則小功之降服衰冠俱十升小功之正
服衰冠俱十一升小功之義服衰冠俱十二升緦麻之降
服衰冠俱十三升緦麻之正服衰冠俱十四升緦麻之義
服衰冠俱十四升半盖據喪服記之言斬衰之正義二衰
同冠二受同衰則齊衰大功可知矣據喪服傳之言齊衰
大功冠其受緦麻小功冠其衰有受者冠衰始異而終同
則無受者始終皆同又可知矣且有受者正義降得以其
所受之一而三衰同冠則無受者之正義降三衰欲據其

一以爲冠而不得其必各冠其衰更可知矣注疏以喪服記所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但據齊衰之降服而言其正服義服及大功三等之冠受並所未見因推衍爲說謂齊衰正服衰五升冠八升受衰八升受冠九升義服衰六升冠九升受衰九升受冠十升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受冠十一升正服衰八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受冠十一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受衰十一升受冠十二升自大功降服以上之冠去衰常三等受冠去衰常一等大功正服義服之冠去衰二等受冠去衰亦一等然與記所著斬衰二衰同冠二受同冠衰之

例不合若謂斬衰爲服至尊不可爲例又何以大功之降
服正服二衰亦同冠十升而二受復同爲十升之冠十一
升之衰是自淆其說也至若小功以下無受冠以其衰傳
有明訓固無可疑其先緦麻而後小功者以有受者服之
重言重則先重後輕故曰齊衰大功無受者服之輕言輕
則先輕後重故曰緦麻小功是以經文多言緦小功乃輕
重之例當然盛氏世佐獨謂緦麻言於小功之上者明小
功之冠亦同於緦麻小功以緦麻之衰爲冠緦麻以小功
之冠爲衰然則緦麻又將何冠乎若亦緦麻是緦麻冠其
衰小功非冠其衰也若以緦麻絕句小功冠其衰爲一句

明小功以緦麻之衰爲冠是上文亦以齊衰爲句大功冠其受又句明大功以齊衰之受爲冠則此傳本問齊衰之冠大功以下乃並及之非專爲大小功而發且大功之冠亦非齊衰之受也至郝氏又謂緦麻以小功之冠爲衰小功以大功之冠爲衰則經宜別白言之安得統云冠其衰並不辨其冠之何等耶

小功無受先儒多謂布之升數窮於小功之十二升故小功無受者無受布也此說非𠅩小功輕喪文不縟爾然卽爲五月衰不變者麻未嘗不變也古者受服以三月爲節視天道之一時而變故期之喪四時也大功之喪三時也

小功五月雖云二時而三月之後僅餘兩月實不足一時之數故麻易之而衰不必變若謂十二升以下無布可受則自六升以上卽稱成布先儒亦有以十四升說疑衰者寧獨無十三升之布乎況殤大功則自七升以下皆有受布知無受者不緣非無布也

五服之精麤異而制度同故通謂之衰經於齊斬二衰外大功則曰大功布衰裳小功則曰小功布衰裳惟緦麻未言衰而周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是緦亦爲衰且不特五服稱衰弔服亦爲衰也蓋衰之爲摧以此著哀摧之意故喪服記云凡衰外削幅賈疏

曰言凡者總五服而言明五服皆同此制溫公書儀乃獨於斬衰具衰服之衰制齊衰則以布為寬袖襴衫大功以下則皆白絹襴衫家禮又謂大功以下無衰負版辟領勉齋黃氏因言衰負版辟領惟子為父母用之旁親皆不用信齋楊氏遂謂家禮是初年之本於齊衰旁親之服亦去其衰與負版辟領夫服之輕重視其布之精麤若其制度亦復不同則五服不得稱衰而記所言衰裳之式但目斬衰可也何以言凡況齊衰之中有三年者有杖期者有不杖期者有三月者若旁親不為衰負辟領之制則又何以概謂之齊衰經記之言並不為之細別耶瓊山邱氏發明

家禮者亦嘗疑之以爲儀禮注所謂孝子哀戚之心無所不在特就其重者言爾豈具服者於其旁親皆無哀戚之心特假是以爲文具哉葢其意以斬齊二服有衰功緦無之功緦之名專取用功治絲之義而不稱衰獨不思緦衰之文固見周禮而功衰之稱見於儀禮禮記者尤不一而足乎敖氏又謂五服皆衰負版惟孝子有之孔子式負版以其服最重亦復不然據喪服記之文所列負也適也衰也統承凡衰及若齊而言明凶服皆是如此若負版惟孝子有則亦不可通於齊衰之有旁親也

周官小宗伯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肆師禁外內命男

女之衰不中灋者檀弓亦云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法
也式也物也皆謂其升數之精麤多寡與裁制之大小廣
狹各有一定者也升數以別輕重裁制則五服同之故特
詳於喪服記但經文簡而質注疏曲而繁後儒又各自立
說其制遂棼然而難明今案雜記言端衰元端爲吉時常
服㐫衰如之是其規制與元端同所異者負適衰耳夫端
之爲言正也元端衣袂皆二尺二寸取其布之整幅使廣
袤相等故謂之端而喪服記云衣二尺有二寸注衣自領
及要又云袂屬幅注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蓋衣二尺二
寸者袂亦二尺二寸縱橫如一所以爲端袂言屬幅不言

尺寸者以布幅本皆二尺二寸屬而不削卽是整幅其爲二尺二寸可知也衣言二尺二寸不言幅者以上文言凡袤外削幅則其廣已見而其長未明故特著之削幅雖少殺其邊幅不盡二尺二寸之布而其長二尺二寸益以袂之二尺二寸則正方而端矣王氏廷相乃以衣之二尺二寸指自袂之本及衣身而言則衣身兩幅衣袂兩幅通左右有八尺八寸半之亦四尺四寸不得言衣二尺二寸也盛氏世佐又以衣指袂身言其從腋下向袪長短之度則袂言屬幅已知其廣袤皆二尺二寸無庸復贅且是袂身亦何得遽以衣目之則袂指袂身衣指衣身經文固自明

也又云袪尺二寸者袪袖口也袂旣廣二尺二寸而其袖口則縫合其下一尺而其上之一尺二寸不縫足以容兩手之併而拱杜氏通典乃謂繼袂之末又綴以廣尺二寸之布謂之袪敖氏又謂尺二寸者亦圜殺一尺如深衣之袪則衣形皆不正方何以名端乎然則衣袂袪之制悉與吉衣之元端同惟成衣之後加負加適加衰爲異爾其所以加負加適加衰者謂服以表哀負者荷也失所倚任哀在背也衰者摧也中心摧痛哀在心也適者之也之左之右哀無適而不在也此皆加布於衣以爲表識然凡製衣之道必先開當項之處以爲領今記詳於衣袂袪而不及

領者以領之大小隨人之肥瘠爲之其尺寸不可預定也但古者禮衣皆方領此凶服之衣袂袪既悉如端衣則亦爲方領之制可知既爲方領於是就所開領之處左右各用布一片加綴於其上名之曰適著衣之際此適正當肩上在左爲左適在右爲右適前後皆得見之記云適博四寸據一邊言合兩邊當用布八寸然不言其長者以領之大小無定長短卽視其大小耳又云出於衰者衰亦加布爲之當肩之前長六寸而博四寸據適之博四寸爲一邊則衰之博四寸亦爲一邊兩邊合爲八寸然衰正當肩而適在領旁則適與衰雖皆博四寸而適恒出於衰外乃不

言其所出之數者亦以適加領旁領之大小無定領大則適出於衰者多領小則適出於衰者少而其出於衰則必然也前有衰而後爲負負亦加布爲之然適與衰之布皆兩片而負之布但爲一片何以知之適在肩固分左右矣衰在衣之前兩衿相對亦分左右是皆不得但用一布但加一邊已也負則在衣之後當背雖後衣亦具左右二幅而旣縫合其脊則無所分是以記獨於負變博言廣廣者大而正方之謂正方故不必言長而衡其長與博齊亦正方則知其置於當中而不爲兩片矣其曰出於適寸者謂視適爲出一寸也旣出於適一寸何以不言其廣之尺寸

則亦以適傍於領隨領濶狹無定而此負要在出適一寸不能預定其廣之數也三者皆於衣身旣縫之後加布爲之故記但著其寸度之廣狹而不詳其所以裁制之法自鄭注云適辟領蓋是漢之制度或相承有此語辟開也謂其當開領之旁或辟如素帶終辟之辟謂飾其側是以適有辟領之目乃注則謂辟領廣四寸與濶中八寸兩之爲尺六寸又云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濶中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於是信齋楊氏釋儀禮爲之圖說專明辟領濶中之制謂用布一幅長八尺八寸中斷以分左右爲四尺四寸者二又取四尺四寸者

二中摺以分前後爲二尺二寸者四合二尺二寸者四疊爲四重從一角當領處四寸下取方裁入四寸謂之辟領以此所裁四寸不斷之布反摺向外加兩肩上爲左右適則後之左右各有四寸處當脊相並謂之濶中前之左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脊而相對亦謂之濶中所謂濶中八寸也乃別用布一尺六寸橫濶八寸又縱摺而中分之其下一半裁斷左右兩端各四寸除去不用只留中間八寸以加後之濶中元裁辟領各四寸處而塞其闕所謂加辟領八寸也其上一半全一尺六寸不裁以布之中間從項上分左右對摺向前垂下以加於前之濶中與元裁斷處

當肩相對處相接以為左右領下一半加於後之濶中者用布八寸而上一半從項而下以加前之濶中者又倍之而為一尺六寸周身八尺八寸衣領一尺六寸合為一丈四寸其於鄭氏所注可謂剖晰精詳之至矣然依此說則適直是製領之法經未嘗言領注何由知其為領且既稱端衰則其領亦必正方與吉服同此所製領不同吉服也夫人之肥瘠不齊故凡經所言吉凶之服并不著領之尺寸今以適博四寸為開領之制則領之圍限以一尺六寸周尺十寸當今六寸四分其一尺六寸於今葢一尺二分而已恐未足以為肥瘠之通限也況領開於前衿之上今

並後脊之上亦左右開其四寸而又以八寸之布塞之此爲何名何義若以表哀則前有衰後有負左右有適足矣曷爲於衣身之後特多此一片補綴之布在負上適旁哉且既有如許翦裁屈摺之法記文亦當明之不得但云博四寸而已也至若衰之博四寸與適之博四寸語同何以知適之四寸有兩衰之四寸只一綴於衣前左邊遂使著衣之際衰不當心負廣之數及適出於衰之數皆記所未言今以爲負廣一尺八寸適出於衰兩旁各六寸果可據乎且記又云衣帶下尺鄭注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疏曰衣即衰帶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下尺者據上下闊

一尺若橫而言之不著尺寸者人有粗細取足爲限也楊
氏曰衣身二尺二寸僅至要而止無以掩裳上際故於衣
帶之下用縱布一尺上屬於衣橫繞於要則以要之濶狹
爲準夫要之大小隨人無定而謂領之大小不必隨人必
從鄭氏濶中之制限以一尺六寸乎況此衣帶下之制據
注疏及楊氏所說亦不可從考古者禮衣前之兩衿與後
之衿不相縫屬今用布綴衣身而橫繞前後則衣之左右
前後圍衿皆合而不殊乎抑殊其上而合其下乎且以布
圍要下出於衣非衣非裳尤於禮制乖舛黃氏潤玉則謂
經言衣帶下尺者謂隨人身長短但於束帶下再長一尺

可掩裳際爲度然記既明言衣二尺有二寸取其與袂之屬幅相等故爲端衰安得於帶下復長一尺哉竊謂此之爲制倣於吉服之韠蓋吉服之韠取蔽裳爲義其長三尺上繫於帶以韋爲之而致其飾此凶服無飾故止用布而凶禮有踊故不宜長殺其二而長一尺其廣竟幅不言可知以其繫於衣之外帶之下故云衣帶下尺凶服之要亦帶與吉服同但不得正名之爲韠故直以衣帶下名之耳其又云衽二尺有五寸者亦是倣吉服之制蓋韠以掩裳之中而衽以掩裳之旁深衣連衣裳故續衽禮服之衣裳殊則衽皆綴於衣身之旁當腋之下垂之以掩裳之旁際

其下垂之長短盡與韠齊此凶服之衽用布二尺五寸不言廣亦竟幅而交斜裁之分為兩片狹頭向上廣頭向下棺衽之兩頭廣中央狹取象於此故鄭注於彼言小要於此言燕尾明其狀同也但注謂用布三尺三寸留上一尺為正則非盡中人之身自腋至要約長一尺五寸則兩衽自要而下亦長一尺與衣帶下之布一尺者齊若如注言與有司之紳齊則自要以下有二尺五寸經當以衽下為衣今止云衽二尺有五寸則是通計衽身自腋以下非自要以下也黃潤玉又以衽為施於領下作內外衿則禮服正端但為兩衿相對若兩衽相交而曲其領是深衣之制

非端衰矣若夫裳制前三幅後四幅亦與吉服之裳同云幅三䄨者謂每幅皆三處辟襵之令要小而可服不言所䄨之寸數亦以人之要圍粗細不定但以三為度而廣狹從宜也然則衰裳之式本與吉服無殊惟加負適衰之布於衣身既縫之後而其縫緝之法衣外削幅裳內削幅齊則裳內衰外以是為異焉爾

士喪禮既小斂主人髻髮衆主人免婦人髽據注疏三者之制皆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却繞於紒惟免用布為異然既以麻布別輕重則經當言主人髻髮以麻衆主人免以布乃經不著麻布而但云主人髻髮衆主人免則必見

其髻髮卽知爲主人見其免卽知爲衆主人矣若云髻髮
卽麻免卽布不必更言麻布則主人固異於衆主人而何
以主人之髻髮僅見於小斂之際以後并不復髻髮經於
啟殯云丈夫髽是主人衆主人皆同婦人而小記則曰遠
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旣葬而不報虞則
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又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
必免雜記亦云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是主人於葬後
皆免夫曰丈夫髽則無麻布之分曰主人免則主人亦布
矣喪服男子重首主人之易麻爲布果在何時經何以不
著其節乎且髻髮僅見於小斂之時故注疏謂自小斂以

至大斂成服其括髮不改以其繞麻於首無所改易非若袒與襲對既小斂拜賓即位襲明日大斂又袒也乃奔喪禮始至云括髮袒於又哭云括髮袒於三哭云猶括髮袒又云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夫以麻繞項至額亦惟一爲之而已經未嘗著其變除又曷爲而有再有三乎況括髮既用麻繩繞項及額而首絰亦以麻繩爲之小斂即加環絰恐非首之所能容且兩繩相累於額項又安得固而勿脫耶竊考髽髮之制經無明文惟大小記有以麻之語而其如何用麻之法亦未詳之細繹其旨疑髽髮者不紒而被髮之名夫被髮何以謂之髽髮哉案內則子事父

毋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此常時著冠之法也蓋櫛畢而設縰縰纚同士冠禮所謂緇纚廣終幅長六尺者用以韜髮者也既以縰韜髮而紒結之爲紒乃加笄以爲固復用總而覆其頂之髮然後加冠今小斂髺髮不但去冠與總并去笄縰則其髮散被於後因用麻以約其本故謂之髺儀禮作髺禮記皆作括而死者沐尸之時經言鬠用組乃笄注鬠古文作括是鬠髺括三字通取會聚其髮之義言雖被髮而其髮之本有物約之異於散亂而垂者故以髺髮爲名不云被髮散髮也且曲禮言常時首飾云斂髮毋髢夫髢爲婦人首飾左傳所謂見己氏之

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是也男子安得有此鄭注髢髲也毋垂餘髮如髲也孔疏云古人垂髮以纚韜之不使垂如髲案纚之廣終幅長六尺既以為韜亦安得有垂餘之髮如髲者據記之文此與冠毋免勞毋袒相連免與袒是有喪者之事則斂髮而髢亦嫌其近於喪者所為故戒之也葢古者雖男子婦人皆為紒而婦人則又以被髮為飾詩稱被之僮僮被之祁祁少牢禮主婦及贊者皆被士昏禮女從者纚笄被葢既以髮為紒而復以其餘被之為飾不足則以他人之髮益之是以婦人以髮多為美詩言鬒髮如雲不屑髢也言其髮多如雲自然下垂不屑取髢

爲飾若男子則髮皆上歛無下垂而被者其有下垂而被
卽是初喪主人之髻髮見其本謂之髻見其末則謂之鬆
矣嘗怪後世居喪於親之始死皆被髮古禮何以無之開
元禮始見被髮之文溫公書儀謂笄纚今人平日所不服
被髮尤哀毀無容故從開元禮而宋史禮志載太宗崩眞
宗散髮號擗有司定散髮之禮皇帝皇后諸王公主縣主
諸王夫人六宮內人並左被髮皇太后全被髮溫公亦云
世俗多忌諱或爲父則被左髮母則被右髮舅則被後左
姑則被後右皆非禮宜全被之夫以爲禮無被髮則不當
被若以爲哀毀尤甚則聖人緣情制禮後世之情豈其能

獨隘於古人乎乃自開元禮有此一節書儀因之家禮又因之迄於今循而弗改知其卽乎人心而安焉者也寧古聖人而見未及此惜諸議禮者率沿注疏之舊不知以禮之言髻髮者正之遂爲兩從之說於始死被髮於小斂髻髮適爲非禮之禮其誤總由於始死卽行去冠去冠遂被髮而小斂髻髮又禮有明文則不得不分括髮與被髮爲兩事知禮之始死但於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冠未嘗去則髮固不得而被也旣小斂投其冠而括髮乃是被髮故檀弓云袒括髮變也明前此未變也又云去飾去美也明去冠之爲無飾也又云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明主人不惟

去冠并去其紒是爲甚也去飾卽衆主人之免去飾之甚則主人之髺髮矣然袒與襲相變有事則袒無事則襲主人於拜賓卽位而襲明日將大斂又袒髺髮及衆主人之免則自小斂以至成服因而不改故經於大斂復著主人之袒而不再言主人之髺髮與衆主人之免者以其未嘗變也至三日成服衆主人之免者因其舊紒而加冠而主人於將冠之時必先復爲紒而後得加冠其上但常時爲紒有櫛縰諸文此直取其所被之髮紋束之成紒而已旣夕記曰三日絞垂上接主人髺髮之文下卽繼之曰冠六升外縪條屬厭是垂者卽謂其髮之被而垂者也絞之則

束以成紒矣然爲紒卽質言爲紒而何以謂之絞垂以此異於常時之爲紒祗是絞其髮之垂者且衆主人之帶散垂者亦於是時絞之故兼以此取節焉先儒并誤以絞垂爲專指絞帶之散垂則本記上文明言小斂旣憑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則主人之帶寧待三日始絞之者況經之序次不苟若專言帶則當在衰三升之下屨外納之上不宜特著於脫髦加冠之間今觀本記之文專以主人爲主特言絞垂於脫髦加冠之間知其絞髮爲紒而謂之絞垂又足以該衆主人絞帶之事所謂聖人之書無一字虛設者此類是也成服旣絞其髮之垂者以爲紒而上加厭

冠是以此後主人但有免冠之文而不復有括髮之禮免冠則露其紒就冠而言謂之免就紒而言謂之髽髽者露紒之名啓殯禮云丈夫髽謂主人及衆主人皆露紒也露紒卽謂之髽不必婦人喪服四制云禿者不髽非專言婦人也左傳云國人迎喪者皆髽亦非專言婦人也但男子必免冠而後露紒故經記多言免以言免卽知其爲露紒婦人無冠則欲言其露紒不得稱免必以髽表之所以喪服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髽可通於男子免不可通於婦人而其爲露紒則一以爲男子之免猶婦人之髽云爾然既同爲露紒何以啟殯之禮不言丈夫免而曰丈夫髽

者以本經上文方言衆主人免若言丈夫免則疑其專目衆主人而主人不與故以髽代之明其無所異也乃注疏誤謂互文以相見以髽是婦人之變免是男子之變丈夫見其人不見其免則丈夫當免婦人見其髽不見其人則髽當婦人而熊氏朋來則直疑經有脫字是皆泥於髽必屬婦人非丈夫所宜有者不知婦人有紒丈夫免冠亦見其紒謂丈夫不得有髽將丈夫亦不得有紒乎敖氏則謂將髻髮者必先髽故言此以明之此斬衰者耳其齊衰以下則皆免夫經言丈夫髽原兼主人及衆主人若專屬斬衰則當云主人不當云丈夫矣盛氏世佐又謂是時斬衰

者當髺髮齊衰以下乃免言免不得兼髺髮言髺則得兼髺髮免不言婦人丈夫如此婦人可知夫婦人之髽自小斂以至終喪無異於此固無庸復贅即斬衰髺髮亦惟未成服爲然今謂啓殯亦髺髮何以經傳并未之及且本經亦何不如小斂之例分析言之而顧渾之以髽耶蓋其所以曲爲之說者祗因泥於髽必婦人而又恐其同爲露紒則主人與衆主人無別不知當小斂時主人髺髮既被髮而以麻約其本及三日絞垂乃絞所垂之髮以爲紒則免冠露紒其髮本之麻倘存且被髮之時去笄纚而爲紒則非笄莫固喪服小記云箭笄終喪三年舊說皆以女子在

室言之夫經未云女子何由臆撰且文次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之上則其爲指斬衰男子可知㕘自成服絞垂即用箭笄以固紒以訖於終喪則免冠露紒亦即見其箭笄矣衆主人之免小斂時即已爲紒而縰總皆縚組非居喪所宜則當其免時亦去縰總而別用布以束其髮本因即絞之成紒故小記言免而以布而既隨絞以成紒則但見爲免冠而已然紒必有笄是以小記即又曰齊衰帶惡笄以終喪齊衰即衆主人則免而露紒見其惡笄及髮本之布即知爲衆主人亦不慮其無別也若母喪則小斂卒斂之時亦除其紒而括髮及尸既俠堂拜賓即位乃遂絞

垂爲紒易麻以布故喪服小記云爲母括髮以麻言其始
與爲父同也又言免而以布言易布於即位時也其所謂
齊衰惡笄以終喪者齊衰亦爲母之服也至於奔喪之禮
亦至家三日而成服則自三日以前固括髮不敢經但於
始至言括髮如常禮之言於卒斂可耳而乃於又哭復言
括髮於三哭又言猶括髮所以異於常禮者何哉蓋散髮
不可以就殯常禮自始死以至大斂皆三日不寢故其括
髮不改至三日而後絞垂奔喪禮於始至之日哭踊送賓
之後相者告就次至明日之朝又哭又明日之朝三哭就
次則寢寢則絞垂故當又哭三哭之際必更爲之以未成

服固不得絞垂而既就次以寢則又不能不改其括髮也乃括髮之制自來論者皆同注疏不能有所正明惟萬季野疑之謂其制必與纚相似蓋纚用緇而括髮用麻布夫不績爲麻績之則爲布經言括髮以麻明是不績安得如纚且據其說謂未成之布爲麻已成之布爲布則當以升數爲別不得只以麻布爲差是不安於舊而亦未見其確也然自括髮之制不明而免髽之義亦因而晦據鄭注云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尺用麻布爲之自項中而前交額上郤繞紒呂與叔則謂免以布爲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紒於冠禮謂之闕項冠者必先著此而

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闕項存因謂之免以其與冕弁之冕其音相亂故改音問夫既曰未聞則是明無其物使果如冠而以寸布繞項至額或如呂氏所云闕項則禮之免與冠皆更迭爲之不免則冠將置此免於何處不冠則免又置其冠於何方如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則從柩者將令一人執之以從抑自執乎善夫程泰之之辨曰免之爲言正是免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而讀之如問歷考禮經本文止言袒免更無一語記其如何爲袒如何爲免則是小功以上衰絰冠杖實有其制而袒免則原無冠服故亦莫得而記使誠有其制如鄭

氏所言則亦不成其為冠況袒既不別為之衰又對免而言知當未斂之時第使之袒衣免冠事情之稱也程氏此說足破千古之疑獨惜其知免止是免冠而不知括髮之即是被髮遂於喪服小記所云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者不得其解以為父母皆當以麻括髮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此之謂免蓋應用而許其不用故特言免以明之夫免冠謂之免固已免共括髮亦謂之免豈士喪禮之主人髺髮眾主人免於房中亦眾主人不用括髮於房中之謂乎喪大記曰母之喪即位而免奔喪曰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又曰自齊衰以下所以異

者免麻豈皆應用括髮而許其不用之謂則免與括髮相對正以括髮是被髮之義免是免冠之名輕重有別程氏未達於此故既無以解於小記之文亦卒無以正夫注疏之失也然先儒所以撰爲免狀如冠之說者則又由於誤解問喪之故問喪云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免以代之也先儒之意直以代之謂代其冠必有物如冠而後可不知代者更替之義以彼冠替此冠謂之代削以無冠易有冠亦得爲代冠尊不居肉袒則爲之去冠以代之矣至若髽之爲式鄭司農謂以麻與髮相半結之馬季長謂屈布爲巾高四寸鄭氏則

謂去笄纚而紒如男子之括髮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卻繞紒皇侃則謂髽形多種有麻髽有布髽有露紒髽孔疏則謂止有二髽一是斬衰麻髽二是齊衰布髽賈疏又謂髽有二種一是未成服之髽斬衰婦人以麻齊衰婦人以布一是成服之後露紒之髽以今考之諸說俱誤髽直是紒髮作紒而已并無用麻用布之事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據爾雅鼻而大曰扈而從之義爲直爲長戒之以毋鼻而大毋直而長如是而已未嘗誨之以當麻當布也士喪禮主人髺髮衆主人免婦人髽亦未嘗謂主婦麻髽衆主婦布髽也

喪服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髽衰三年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亦未嘗云始死一髽成服又一髽也凡經記所載皆止言髽初不見有用麻用布之異惟總則用布喪服於妻爲夫等皆云布總其用布之法則斬衰傳云總六升長六寸齊衰之總無文然斬衰之總六升是依主人之冠數其長六寸是依布之升數則齊衰之總當八升長當八寸故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教之總以八寸則不特髽不用麻卽斬衰之總亦不用麻也蓋髽止露紒其輕重之別在總亦在笄總既各如男子冠布之升數而笄則喪服傳於斬衰者云箭笄

長尺於齊衰者云惡笄有首惡笄者櫛笄也夫子誨南宮縚之妻言榛以為笄長尺榛笄葢即櫛笄而長尺則與斬衰之笄同是但別其物之為竹為木而不復異其長短也然同是齊衰婦人而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至卒哭後用折笄首以笄喪服特著其文傳釋之曰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葢女子外成卒哭而受以吉笄折首婦於舅姑則惡笄以終喪無改易之禮此又其內外之所以異者然則婦人首服之輕重視總與笄而不在髽明矣惟髽衹是紒髮成紒之名故與男子之免同以免冠而亦僅見其紒髮成

紒是以喪服小記言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而啟殯之言丈夫髽則亦以其紒髮成紒丈夫與婦人無殊也然婦人吉時亦紒髮成紒又何以辨案內則婦事舅姑櫛縰笄總士昏禮女及從者纚笄特牲禮主婦亦纚笄㚕常時作紒皆先以纚韜髮則止見其纚禮服有次有被復垂之以爲飾此凶服既不加飾并去其纚則所謂露紒者直露其紒髮之紒矣被髮而見其髮本謂之括髮免冠而露其紒謂之免亦謂之髽證之經記義似宜然故詳辨之以正於知禮者

喪服以麻環首曰絰以麻束要曰帶其亦謂之要絰者以

其質言謂其絞麻所成檀弓所謂絰也者實也然經記傳之例凡止言絰者皆是專目首絰以帶則必稱要絰不得但云絰也而其散言麻葛則兼首要之絰言之自注疏誤分要帶爲二謂一是要絰以象吉服之大帶一是斬衰絞帶齊衰以下布帶以象吉服之革帶夫吉服亦曷嘗有二帶哉玉藻所云肩革帶博二寸者謂韠之兩肩各綴革帶以上繫於大帶此如衣衿佩綬之所爲非并謂別有一帶用革爲之重於大帶之內也吉服且無二帶何況凶服并無佩綬而謂其用兩麻繩相重於要果何義哉是以喪服斬衰章云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苴絰止是首絰

絞帶卽是要經　傳曰苴經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經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卽士喪禮所云苴經大鬲下本在左要經小焉者也下因廣言五服首經與要經大小之制皆五分而殺其一而謂之爲帶明卽絞帶之帶其又曰絞帶者繩帶也者以上文所陳是因言苴經之大而幷及於帶未正釋經之絞帶因復釋之謂此所云絞帶者卽絞其去五分一之麻以爲繩而繫之無所緣飾也若齊衰以下則布帶亦絞其去五分一之麻以爲質而緣之以布因據其所緣之物而名之以爲但稱要經或絞帶則不見其緣而與斬衰之帶無別布帶云者以布緣帶猶繩帶之言

絞帶謂絞繩爲帶也故齊衰章云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傳以釋經其不及削杖者以已見於斬衰之傳也而布帶亦不及之者以統見於下文期服之傳也其見於期服之傳如何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傳者之意以爲冠自齊衰以下皆用布而布各有別帶亦自齊衰以下皆用布而布亦宜分因假問者以發例冠其受冠其衰是明齊衰以下之冠用布不同之等也帶緣各視其冠則正明指布帶之布是爲帶

緣其用布之升數各視其冠自齊衰四升以至緦之十五升抽半各以其冠之布爲帶之緣故自齊衰以下統稱布帶而不復更別之也乃先儒不知布帶爲以布緣帶直疑是以布作帶則自齊衰以下無復要麻且布帶亦無以爲圍量之法因分爲要有二帶其去五分一以爲帶者用麻而別爲布帶在内果如其說則自斬衰以下五服之要經用麻大小之制傳詳言之何以絞帶布帶之寸數經傳及記并無一語及之者且五服變除虞卒哭後首要之經悉變麻爲葛而絞帶布帶又何以不言所變豈斬衰之絞帶齊衰以下之布帶自成服以至終喪無易耶無易則是絞

布帶之用重於首經矣何以謂之男子重首若亦更受則所受何物絞帶或可受以布帶布帶又將何受經記必無隱而不言之理也況傳明言帶緣各視其冠今以帶緣分爲二物帶固爲布帶矣緣者何物乎賈疏指中衣之緣敖氏指冠衰之緣夫古者衣裳冠韠席屨皆有緣喪服記公子爲其母妻麻衣縓緣此係緣於麻衣知其爲衣之緣也閒傳練冠縓緣此係緣於練冠知其爲冠之緣也檀弓練衣黃裏縓緣此係緣於練衣黃裏知其爲有裏之衣之緣也若舍帶而專言緣又烏知其緣於何物也者而曰中衣之緣曰冠衰之緣果足據乎且衰又安得有緣斬衰斬而

不緝齊衰以下緝之喪服記言衰裳之制甚詳幷未言緣其爲隱說可知卽練冠練衣之有緣亦在小祥以後之受服豈成服之初卽有緣者况本傳之文止言冠及帶緣明爲冠布及布帶而著若中衣之制則本經初未之及傳無因而爲之釋卽由衰而推亦當先明中衣之用布何若不應舍中衣而專明中衣之緣也然則帶緣必爲緣帶之布二字義無可分旣有布以緣帶所以經直謂之布帶其緣之用布升數多寡視乎冠其質之用麻圍量大小視乎經止是一帶何嘗有二帶哉然旣有緣而士喪禮又言散帶垂雜記亦云大功以上散帶何也蓋斬衰之帶無緣其散

垂者於小斂畢絞之既夕記所謂既馮尸主人髻髮絞帶是也其衆主人自齊衰以下帶用麻而緣之以布其下垂者亦散而不絞小斂畢時但束帶於要而已至三日成服始絞其垂所以主人與衆主人之絞帶先後不同者以男子重首婦人重要既以相變者示別而主人括髮則首之髮下垂至成服始絞爲紒帶輕故先絞之衆主人之首但免其冠而紒自若則散垂其要之帶以擬主人之首故三日始絞然衆主人專指大功以上之親則自小功而下於小斂束帶之時亦卽絞之矣葢成服而後有冠衰杖屨之別其未成服之先主人散髮絞帶衆主人免冠散帶小功

以下免冠絻帶一月而輕重之差了然禮之所以爲秩序而不紊也若啟殯而丈夫髽散帶垂主人與衆主人無與者則以各有衰裳冠屨在身可勿憂其無別矣

喪冠謂之厭冠厭與壓同謂著冠而加經於外冠爲經所壓也蓋古者冠必有武玉藻言居冠屬武則非燕居之冠其武與冠皆不相屬不相屬故將冠者先著冠然後加武武爲冠卷以卷束乎冠者其制與冠同物同色自額前圍繞向後而其後不合爲纚於兩端既繞額乃繫束其纚以爲固而纓則以組爲之卽綴於武之兩旁既繫合其後乃取兩旁之纓順垂而結於頤下復垂其所結之餘謂之緌

禮記之所謂武卽儀禮之所謂缺項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名以缺項者正以其後當項之處不合而缺之也但緇布冠爲太古之冠質而不文則其組纓之屬於缺者止用一條自左垂下繞頤而反屈向上結於缺之右旁非兩頭下垂而結者故冠義及雜記皆言緇布冠不緌吉冠倣緇布冠其武卽倣緇布冠之缺項特後世文於上古則組纓之屬於武者兩頭垂之而以其所垂之餘爲緌以示飾此其所以異耳喪冠無武以經代之故鄭注云經象緇布冠之缺項亦先著冠後加經而纓屬於冠亦卽用一條繞頤而反屈向上檀弓言喪冠不緌而雜記玉藻

幷云大白不緌大白卽喪冠其不緌與緇布冠同其所以不緌者由於止用一條之纓繞頤反屈故喪服及旣夕記幷謂之條屬而雜記卽云喪冠條屬以别吉凶明非喪冠不條屬也不條屬則兩頭綴於武而結於頤下垂餘爲緌矣然則缺項雖與武同制而其綴纓有一條兩條之異一條連屬者謂之條屬兩條對結者卽謂之緌喪冠以絰代武如缺項故條屬條屬故不緌而記又云三年之練冠亦條屬者蓋練爲小祥孝子至是除其首絰旣除首絰則必有武蓋練冠而練武矣然吉冠之武其纓皆兩條對結此雖去絰復武而纓之綴於武者仍止一條未卽用兩條對

結也至祥而縞冠禫而元冠以漸復吉於是冠還其委貌之冠而武亦還其吉時之武始用兩條之纓結之爲緌故先言練冠亦條屬而下文又言委武元縞而後蕤以著其卽吉之有漸鄭注旣知首絰爲象缺項而不知吉冠之武亦卽倣缺項爲之遂誤以喪冠亦有武其武通屈一條繩垂下爲纓夫喪冠之上旣以一繩爲絰又有一繩爲武兩繩相累於頟項之間不能自固又安能以固冠况禮止言繩纓條屬外縪右縫喪冠之制如是已耳并不及武之一字其爲無武顯然無武故絰之象缺項者正以代武非爲徒設而所謂條屬不緌之義亦於是可識也

喪服傳曰冠繩纓條屬右縫條屬連於繩纓則是指纓而言而右縫連於條屬則亦謂纓之縫著於冠者故雜記言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其右縫亦連條屬爲義也然又言小功以下左何也蓋絰絞麻爲之而麻有本有末斬衰苴絰下本在左則冠之左爲麻本所壓固不可以縫纓齊衰用牡麻絰右本在上而其末則亦居左而向下故亦右縫以避其左大功之絰與齊衰同所異者以絰爲纓無待於縫故不必別其爲右縫與否小功以下之麻斷本則無本末上下其左旁無礙故即縫纓於左以示變焉然所以麻之有本必右縫者則以喪冠皆外縪縪說文云止也謂

其縫糿之線其餘末止處必皆在外異於吉時之藏其縪於內既縫線止處必向於外而冠爲經所壓則冠旁之左斬衰者是經本所居齊衰者是經末所居若縫於其處將所謂外縪者必爲經之本末所掩而不可見故避之而右右則苴經之末與牡麻經之本皆向上不掩其縫線之迹而外縪見矣小功以下麻既斷本無本末上下之別卽使左右縫之其外縪皆得著見但喪冠條屬止用一條則亦止縫其一旁而變右之左又以見輕重之差先儒以外縪爲冠前後屈其兩頭之布皆出於武外反摺向上縫之如此則是縫冠於武冠與武相著何以別於吉冠之屬武且

喪冠有武經傳記何以不見玉藻言縞冠元武子姓之冠則非子姓喪冠固不得有武雜記又言委武元縞而後緌則有武而後有緌喪冠不緌又何從有武是其誤固已顯然至以右縫謂冠皆三辟積向右則辟積謂之襞謂之襉不得止言縫而右縫并連條屬爲義亦不得以冠布釋之且又何以小功以下必向左乎明乎經以代武纓以固冠右縫指條屬而言外縪通小功以下則厭冠之義可覩而吉冠之制亦可類推矣

吉冠之纓屬於武喪冠以絰代武而纓不屬於絰乃屬於冠故喪服斬衰章先言直絰次言杖言帶然後云冠繩纓

齊衰章先言牡麻絰次言冠布纓明其纓連於冠故特係冠於纓之上以表之惟大功章云牡麻絰纓纓之上無冠字明其纓之卽連於絰不屬於冠矣且斬衰繩纓齊衰布纓而大功不言纓之何物據經文纓連於絰葢卽以絰爲纓矣何則大功之絰亦牡麻右本在上是其麻之末在左而向下其末旣在左而向下因卽以爲纓而繞頤反屈於右故不言所用之物然以絰爲纓則無縫無縫則無外縪之可見無外縪則亦不妨自左之右而結之特此乃爲成人大功之服耳若殤服之大功則有九月七月之別九月以服長殤七月以服中殤而其纓之制亦復不同傳曰其

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纓絰卽以絰爲纓成人大功之牡麻絰纓是也同屬大功而九月者等於成人七月者否又以明其輕重之殺而所謂不纓絰則亦屬纓於冠其物以布矣然傳又言殤之絰不樛垂者何哉蓋自大功以上絰皆有本卽小功之殤亦不斷本有本則有末齊衰大功皆牡麻絰本居右而向上則下垂於左者末也其所下垂之末皆絞之樛卽絞檀弓所謂齊衰而繆絰者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則不絞其垂不絞則所謂長殤之纓絰亦與成人之絰纓有殊蓋牡麻之本旣皆在右而向上其在左而下垂之末以之服中殤則散垂而不絞以之

服長殤則卽以散垂者繞頤下而反屈向上結之以之服
成人則先絞其垂之末然後繞屈以結焉若小功以下之
纓喪服之經無文惟雜記有云緦冠繰纓鄭注以繰當作
澡謂澡治其布以爲纓然澡治之澡从水不得从糸卽云
傳寫之誤而澡治其布以爲纓亦當增一布字於繰纓之
閒今其字旣从糸作繰又直言繰纓不見爲布則當依陸
氏農師之說繰如蠶繰之繰謂治絲爲之緦服至輕過此
卽吉吉冠之纓用組則此之繰纓爲繰絲而近組可知而
緦冠方取治絲則小功猶當用布亦可知也
麻有本有末用以爲帶則絞其本而垂其末士喪禮主人

及衆主人之帶皆散垂而饌於東方其著之則主人即時
絞之衆主人三日乃絞衆主人大功以上之親也故雜記
曰大功以上散帶明大功以上之麻有本始得散垂其小
功以下則謂之衆兄弟不爲衆主人而麻皆斷本斷本斯
無其末之下垂但用布以緣與大功以上同耳既布緣同
於大功故喪服於小功以下不言其帶而齊衰之傳特著
帶緣各視其冠一語以明之然小功以下雖皆以布緣帶
而殤小功則不同以其爲齊衰大功之降也故經又特著
之曰澡麻帶絰澡麻者澡治其麻去其莩垢也蓋喪未成
人者不縟是以不用牡麻爲絰以著其輕而爲本服在齊

衰大功之親故又直以澡麻爲帶不用布絲以著其重然此之爲絰爲帶其麻之當斷斷本與否則以其本服爲之權其本服在大功今降而爲小功者是其義本輕則亦從乎成人小功之例爲之斷本若其本服在齊衰今降而爲小功者則其義爲重而爲之不斷本以明恩喪服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絶本詘而反以報之下殤小功卽齊衰之降者也詘爲降詘之詘反猶反服之反報猶報服之報言其本重而輕已屬降詘而反服其齊衰不絶本之帶以示報服之意焉旣不絶本則亦散垂是猶齊衰降爲大功而九月纓絰者等於成人七月不纓絰者視成人而殺以

見其上比下比之義焉爾然不異其帶而異其經則以其麻皆有本男子重首絰爲先要爲殺也注於喪服之澡麻帶絰卽謂不絕其本則此殤服兼有長殤下殤與長殤由大功降下殤由齊衰降豈無差等且小記明指下殤小功言之是長殤絕本可知經言澡麻帶絰記言下殤不絕本正是彼此互備而其言帶不絕本則首絰絕本又可知矣至注之訓報爲合本無所據卽以爲用麻制帶之法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則自大功以上之帶皆麻之有本者其制當同矣獨於下殤小功之帶特詳之且傳言殤之絰不樛垂注固明云不絞其帶之垂此又何以得糾不亦自

相矛盾乎
喪服記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間傳斬衰三升旣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此言成服及卒哭受服冠衰之制也期而小祥則間傳曰練冠縓緣要絰不除喪服四制曰期十三月而練冠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并不言有衰裳則是小祥而後不服衰也其所以無衰者以衰是喪之正服至親以期斷加隆而至再期故正服除於

期而加隆之服則變衰爲衣書儀家禮於陳練服下並云男子去首絰及負版辟領衰此正合禮意但正服殊衣裳上衰下裳練則連其衣裳如深衣制故謂之練衣練與湅同劉熈氏湅絲湅帛之法有水湅灰湅之殊據喪服斬衰章言冠六升鍛而勿灰緦小功章言澡麻帶絰雜記言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則澡者水湅而已灰乃以㶢爲灰而湅之故謂之練絲不言所練之布升數若干者蓋卽卒哭受服之升數至此更加灰練是以止言其練而不別著其精麤之等也及祥則更易以麻衣緆冠麻衣直用十五升之布所異於吉服之深衣者惟無緣耳夫惟

小祥之冠衣皆練故小祥之祭卽謂之練祭亦惟其除首絰及衰裳不服故小記云期而除喪乃自注疏以練衣爲中衣所以承衰而其外之正服別受以大功之衰謂之功衰諸儒並沿其說夫檀弓所載練服甚詳若果別有功衰不宜舍正服而獨言中衣且祥之麻衣不必爲中衣則練之練衣又奚必獨加衰於其外若以衰服當終三年不宜於小祥遽去則小記明有期而除喪之語且男子重首重者已除寧獨衰之必俟終喪乎卽謂卒哭受服斬衰冠八升衣七升齊衰冠九升衣八升而大功之布正有七升八升九升三等則以功衰爲小祥受服升數正是相値不知

大功三等之布並是鍛而未灰不得以謂之練即如張子謂練與功衰非二物乃練其功衰而衣之者亦復非是葢謂之衰則必有適負諸製而上衣下裳與禮服同今練止是練衣旣非於練衣之外別有功衰亦非可以練衣卽目之爲功衰也然先儒所以執爲小祥功衰之說者祗因雜記有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又云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以附而服問則云三年之喪旣練矣有期之喪旣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是以勉齋黄氏直云練再受服經傳雖無明文謂旣練而服功衰則記禮者屢言之卽引此三節爲證夫經傳旣無

明文安得以疑似之言遽定爲典要況此三節所說亦未明指其爲練服也苟練服即是功衰則雜記方言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下文何以即繼之曰練則弔乎然則功衰非既練之服乃卒哭之受衰也蓋前此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並未成布卒哭然後受以成布是爲六升七升成布則有人功故功布與疏布相對斬齊之布皆疏此受衰以功布爲之即齊衰傳所謂冠者沽功也齊衰之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則知功衰即是受衰受言其義功言其物也雜記言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者謂雖既葬受服功衰猶不行弔主練而後弔也又言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附兄弟之

殤者謂既葬以後未練以前其身尚服卒哭所受之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為之改服練冠也服問言服其功衰者謂三年之喪既練而遭期喪既葬則帶其故葛帶者練之帶也經期之經者期服既葬之經也服其功衰者期服卒哭所受之衰也則此三節所言功衰俱不足為練服之證惟雜記有功衰食菜果之語據喪服傳既虞疏食水飲既練始食菜果喪大記及間傳並同似功衰是既練之服然下文又云飲水漿無鹽酪則又是卒哭以後水飲之常意練而食菜果者道其常而既卒哭受服功衰即許其食菜果者所以通其變猶之未葬食粥而不能者得羹之以菜

之例不然飲水漿無鹽酪明是卒哭以後不應上下之文自爲背舛也

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鄭注穎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穎疏曰此明前後俱遭三年之喪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爲前喪練祥既穎者謂後喪既虞卒哭合變麻爲葛無葛之鄉則用穎也陸農師則云凡喪服皆麻練而葛禫而後穎穎吉服也知然者以被穎黼衣錦尙絅知之也三年重服故雖當既穎其練祥猶行吳艸廬又辨之曰古字聲同者多借用故檾麻之檾與褧縠之褧並通作穎鄭氏以穎爲代葛之檾是也陸氏以此爲褧縠之褧而

謂顈乃禫後之吉服且引詩儀禮爲證詩之褧衣禮之顈
褧皆婦人之服加於正服之上以禦道路之塵者豈可指
爲男子常服之吉服哉若欲言禫後吉服何不言元端乃
言顈乎今秦陸說固非吳辨亦誤虞後禫後皆無確據夫
既無葛之稱始以顈代則葛其正顈其變經何不直言既
葛卽或欲兼無葛亦直言既虞卒哭可耳奚獨言顈乎若
是禫後則何不直言既禫且禫而纖亦何不言既纖纖考
玉藻云禪爲絅絅與褧顈並同禪者單也謂衣之連衣裳
而無裏者衰服制上衣下裳不相連小祥以前尙爲功衰
小祥而後練衣黃裏大祥以後服麻衣注麻衣十五升布

深衣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練衣有裏而麻衣無裏是之謂縓旣縓者旣祥而服麻衣之時也然何以不云旣祥以本文言禫行前喪練祥之祭不可云旣祥其練祥皆行也葢祭不爲除喪前喪當除之時因服其除服以除而其練祥二祭有飲福旅醻諸事未得遽行吉禮必待至後喪旣祥易練爲縓之日乃追舉二祭若虞後卽行則身尙功衰首尙葛絰不已早乎至禫後則祥已除喪禫特其餘又何嫌也卽如鄭注以縓爲草名或當有據說文云䋝紫也枲屬則正是麻小祥以練衣稱旣練而大祥以麻衣稱旣縓亦復可通經何必舍其正而言其代哉

周官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案緦錫之布見於喪服記及雜記故先鄭得據爲說疑衰之制經傳無文今以爲十四升衰葢是臆說何則以錫緦之十五升去半爲七升半則弔服固不宜更重於大小功之正服如以去半是十五升中去其半升爲十四升半則又不宜爲大夫士反重於公卿諸侯且此十四升之疑衰其布與縷有事乎無事乎然則疑衰之布葢亦十四升半與錫緦同而布與縷皆有事焉者也布縷皆有事

同於吉布則疑其吉而升數同於錫緦又疑於凶故因以疑衰名之其三衰輕重之差疑衰最輕固已錫緦二者據鄭康成謂無事其縷哀在內無事其布哀在外後儒因之遂皆謂錫重於緦然緦衰爲五服之一錫在五服之外雜記言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則錫加灰而緦不加灰緦之重於錫明矣夫均之王臣而爲諸侯之弔服乃反重於在內之公卿者蓋在內則純乎臣而出封則不純臣而隆之也不純臣者何公羊說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鄭康成駁五經異義亦云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

侯之明文故諸侯之於其國得自稱元年而周官典命王
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
是以弔服本在五服之外加等而用五服以內之服既此
弔服之緦天子特爲諸侯而加則諸侯以下弔服固不得
有緦何也諸侯之臣雖有封邑不能自全其南面之尊也
三衰去緦當有錫疑二等而喪服小記言諸侯弔必皮弁
錫衰不言所弔之何人則是大夫士皆用錫衰以弔而亦
不別其爲已臣或爲異國之臣與天子之禮迥異者蓋王
朝之士與大夫近而與公卿勢絕侯國之卿卽上大夫復
無中大夫則大夫與士不甚懸隔且天子位尊故其等亦

多諸侯之臣雖不同爵而視之不相遠也況卿大夫爲之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士惟當事爲之錫衰弁絰其平居則否又未嘗不見輕重之差非若天子於其臣但有弔服無居服故諸侯之弔服止用一錫衰而上無緦下無疑也鄭氏誤以天子有三衰諸侯亦然而經傳又皆未見乃於文王世子注云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以錫衰止用之於卿大夫而以二衰施於同異姓之士此不特於經傳無所證據卽其以爵爲差明是尊尊之義重於親親若仍以同姓而加緦衰則當其弔時不使人疑於諸侯絕期而有緦服乎況緦重於錫同姓之士緦而同姓

之卿大夫反輕而從錫尤其不可通者也雜記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夫既飲食爲之變至三月不知肉味則中之哀可知故服以表之而爲之錫衰以君比葬乃除於士之喪唯服以弔弔訖即除故其徹樂亦僅及殯而已然爲卿大夫既服至三月之久而所以不截於喪服者則以錫是權制不在五服之內故也大夫於五服之親有降無絕禮稱降而無服者麻則大夫於其本親無服者固爲之麻而不以衰弔已其同仕爲大夫則服問言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是大夫與大夫有同官之誼亦製

錫衰以爲平居之服而雜記又言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不著其錫衰之服者以其同爲大夫之中有有親無親之别有親者自如其親之降服此服問所云相爲錫衰以居者據無服而尊同者也然又有無服尊同而不可製服以居者則但服錫衰以弔喪服記所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卽服問所謂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是已然本國大夫以同官故而以錫衰爲居服若他國大夫雖尊同亦朋友也禮朋友麻是不用錫衰其於士則又有爲巳臣不爲巳臣之辨爲巳臣則禮云貴臣總非巳臣則亦朋友耳故大夫之弔服止一錫

衰其專用以弔亦止於大夫爲命婦命婦爲大夫而已敖氏誤以大夫命婦之錫衰唯於尊同者用之則弔於下者不錫衰而盛氏遂謂其弔士以緦衰則士卑又何以反加於同爵之上乎至於士之弔服禮無明文但曰羔裘元冠不以弔耳檀弓所載曾子子游子夏子貢之弔亦未言其何服葢有服者固各如其服無服則其或爲降或爲朋友皆爲麻麻者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深衣爲常服可吉可凶故得用以弔鄭氏謂士之弔服疑衰素裳則亦於經記並無所據況旣爲之衰則衰與裳未有不同物者又曷爲其用素耶惟深衣是常服故經記可以畧而不言猶之始

死之時主人服深衣而禮亦但云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幷不著其何服也是則弔服之三衰惟天子具之故特見於司服之職而弔訖卽除不服以居賈疏釋三衰云凡弔服皆既葬除之非也諸侯大夫但有錫衰而諸侯爲卿大夫大夫相爲並服之以君士則幷無錫衰先儒誤以弔服必衰不究乎天子諸侯大夫士所異之故又以居服混於弔服而不察其所用之殊故其說多惑也

五服冠衰用布升數圖

古者績麻爲布布幅二尺二寸麻以八十縷爲一升朝祭吉服之布十五升共一千二百縷麻冕之布倍之喪服自斬衰三升至緦麻十四升半凡一十四等以各服之正義降爲差六升以下未成布十四升半以上即吉布矣冠亦各因其衰而加且大功以上有受服受服者卒哭所受之服也喪服傳有齊衰大功冠其受緦麻小功冠其衰之語諸儒之說頗未詳晰圖以明之

斬衰正服	衰三升	冠六升	受衰六升	受冠七升
斬衰義服	衰三升半	冠六升	受衰六升	受冠七升
齊衰降服	衰四升	冠七升	受衰七升	受冠八升
齊衰正服	衰五升	冠七升	受衰七升	受冠八升
齊衰義服	衰六升	冠七升	受衰七升	受冠八升
大功降服	衰七升	冠十升	受衰十升	受冠十一升
大功正服	衰八升	冠十升	受衰十升	受冠十一升
大功義服	衰九升	冠十升	受衰十升	受冠十一升

小功降服	衰十升	冠十升	無受
小功正服	衰十一升	冠十升	無受
小功義服	衰十二升	冠十升	無受
緦麻降服	衰十三升	冠十升	無受
緦麻正服	衰十四升	冠十升	無受
緦麻義服	衰十四升半	冠十升	無受

候官　林喬蔭　學

喪服

始死至殯時未成服故其所服儀禮畧之崔靈恩作喪服變除論準約經記及戴德鄭元之說爲之頗稱詳具然亦多沿戴鄭舊解之誤而尚宜辨正者其言曰凡親始死將三年者皆去冠笄纚如故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而哭其婦人則去纚衣與男子同不徒跣不扱衽其齊衰以下男子著素冠齊衰以下婦人骨笄而纚始死以後小斂之前大夫與士皆加素冠於笄纚之上至小斂投

冠括髮之後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其素弁素冠皆加環絰凡括髮以後至大斂成服以來括髮不改但死之三日說髦之時以括髮因而壞損更正其括髮其齊衰以下男子於主人括髮之時則著免其婦人將斬衰者於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爲髽其齊衰者於男子免時婦人則以布爲髽其服斂畢至成服以來白布深衣不改士死後二日襲帶絰其大夫以上成服與士不同其襲帶絰之屬或與士同或與士異無文以言之其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若其不當斂殯則大夫以上亦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崔氏之論如此今案

喪服之制男子重首婦人重要而其變除之節自凶而之吉也以漸則其自始死以至成服由吉之凶亦必有序夫始死之時孝子猶幸其親之生未忍去飾故檀弓惟云羔裘元冠之吉服易之而已未嘗卽去冠而徒存笄纚也明日小斂卒斂然後主人括髮衆主人免婦人髽此時方去其冠故叔孫武叔有投其冠括髮之事而檀弓云袒括髮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謂至是始變而去飾也若始死卽已去冠何時復著使著於小斂之時卒斂去之則旋著旋去禮何爲其無定若此且經記亦宜載其去於何時著於何時也然則始死易吉冠爲素冠至小斂

後去之使儐堂拜賓訖而加絰其每進以漸絰文秩然夫小斂後去冠括髮成服始有厭冠則自小斂以後成服以前皆爲括髮所謂加絰者亦加於括髮之上耳但自成服以後所爲首絰皆以兩股相交絞之此未成服止以一股周迴纏繞如環謂之環絰異於既成服之絞絰故雜記曰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言此小斂後所加之絰其爲環制貴賤不殊也然大夫士去冠於小斂之後天子諸侯改服易冠之節無聞據曾子問言君薨於道之禮云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是大夫以上亦於小斂之後去冠也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絰則是於大斂之際仍復著冠旣小斂

之環絰君與大夫士同而大斂之弁絰乃與大夫士異者何哉蓋大夫士之成服以殯之明日儀禮所謂三日成服杖是也天子殯以七日諸侯殯以五日其成服亦皆以三日在未殯之前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喪服四制亦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而檀弓則又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其授杖與服之期皆由近而遠由戚而疏祝三日成服則子亦三日服可知而既三日成服則此將大斂亚在三日之朝所云子弁絰者即是喪冠司服所掌凡凶事服弁服者也弁既即是

成服之弁則絰亦即是成服之絰與小斂時之環絰一股纏繞者殊此則天子諸侯之禮所以異於大夫士之故然大夫士二日小斂而環絰三日成服而加喪冠天子諸侯亦二日小斂而環絰三日成服而加喪弁又未嘗不同特大夫士之成服在旣殯此在未殯爲相變耳乃自鄭氏誤以君喪成服亦必俟至殯後遂謂喪大記所云子弁絰者是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又復於記所未及者以意妄增謂大夫之喪子亦弁絰致崔氏不復檢對竟以注爲經直曰喪大記云君大夫之喪子弁絰則誣經甚矣然鄭旣臆解於前崔復踵謬於後於是孔氏之疏更謂子弁絰雖以

大斂爲文其小斂時子亦弁絰君大夫士之子皆然故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又謂始死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故士素委貌大夫素爵弁夫雜記止言小斂環絰曷嘗有弁絰之語喪大記亦止言君將大斂曷嘗及大夫士之文何由强其不相通者而使之合况檀弓明言小斂去飾且曰去飾之甚而反言不可無飾不尤顯與經悖乎然則大夫士之喪始死易素冠既小斂去冠括髮而加環絰於上三日成服而著冠加絰諸侯天子亦然惟不服厭冠而服弁爲異亦從乎經文之可據焉爾先儒之說多屬臆撰不敢信也

喪服有變有除聖人所以節哀順變使之由漸而衰蓋親喪三年日月已久然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孝子之哀以漸而殺故服亦以漸而輕禮之所爲稱情而立文也變除之節則始於卒哭之受服受古文更字即所謂變也蓋此三月之中創鉅痛深至於傷腎乾肝焦肺若又遂之則是以死傷生不可繼也且斬衰之布三升齊衰之布四升以至麤之服勢不能歷久而不敝故因三月卒哭之祭而爲之受服冠以七升衰以六升齊衰者冠八升衰七升經則以葛易麻期而練祥而縞禫而纖故虞書云斬

衰因衰之稱非爲終三年也庾蔚之亦云斬疏之名本生於始死之服以名其喪不謂終其日月皆不變也後世臨喪衰麻平居素服無變除之節而憒時姝俗矯枉過正者則又曰古人必以齊斬之衰服終三年所謂過猶不及皆未足與之道古者且古之所以立此變除之節者其義更不止此也聖人制禮爲可傳可繼之謀語其常未嘗不通其變變者何先後遭喪之謂也夫先後遭喪因人事所恒有而其時不同據間傳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則斬衰未虞卒哭雖遭齊衰之喪不爲之服也又云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

之則齊衰未虞卒哭雖遭大功之喪亦不爲之服也其所以必俟虞卒哭而後始服後喪者何哉以未虞卒哭未有受服未有受服則亦未得遽變其前服也是以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明未葬不得變服則卒哭受服一節亦所以爲先後遭喪者變服之地也然據斬衰既虞卒哭得爲齊衰之喪服齊衰既虞卒哭得爲大功之喪服則大功既虞卒哭亦當得爲小功之喪服而何以閒傳不之及服問亦曰小功無變哉葢小功爲大功之受喪服經所謂大功布衰裳三月受以小功衰是也彼大功之喪三月卒哭不遭小功之喪固自服

小功之衰則雖有小功之喪亦是自服其受服非爲後喪
之小功而服此小功所以無變其大功也且斬衰旣虞卒
哭而服齊衰旣練而後於大功之喪麻葛重則其遭小功
之喪若必爲之服勢宜旣祥之後是三年之中固無爲小
功變服之時齊衰旣虞卒哭爲大功服則旣練宜得爲小
功服然齊衰有三等其三年者變受之節同於斬衰則其
爲大功服亦在練後三月者無受卽大功亦不在變服之
例惟期年者乃於旣虞卒哭爲後喪之大功服而期之練
以十一月祥以十三月相距不及一時則亦無由爲後喪
之小功易服故小功無變云者亦以其無可變服之時也

小功之上無所變故其下亦無所受而小功不稅之旨亦因是可識後世受服之制廢故喪服徒有名而無實而先後遭喪遂不問其爲何等槪未有服之者矣

檀乃載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注云小功不稅據禮而言之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曾子言相離遠者聞之恒晚以己恩怪之孔疏曰曾子仁厚禮雖如此猶以爲薄故怪之夫禮本諸人情情所不安禮不妄設曾子聖門高弟若果有此禮寧不達其意而疑之即疑之亦奚不質之聖人以求其說乃徒爲是怪訝之詞而鄭氏又不能據禮而明

其所以之故使後儒率貿貿然以曾子爲過情而疑禮惟昌黎韓氏不以爲安與李秘書書云曾子稱小功不稅云云鄭元注云以情責情今本注無此語或逸之抑韓氏槩括其意如此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赴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恆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問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

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嘗怪之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慼慼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失其宗乎然韓公雖有此書而未見所答亦不見公之別有所解劉原父則曰至親之恩以期斷其殺至於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止於緦外親之服以緦窮其殺止於袒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於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止於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緦其情止於是也因其情而爲之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

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不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爲情乎亦爲文乎如專爲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期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其文也則至親之期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爲非也韓子之疑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也哀

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劉氏之辨如此可謂詳矣然禮稱情以立文情文二者必相協而後允豈得以隆於情而不及文爲失禮至親以期斷與小功以五月斷爲一例非與小功不追服爲一例也降而無服亦非聞喪不服之謂逾月之麻經典並無所據是皆不足以破所疑竊考古人仕者皆本國行役不逾時其有在外聞喪無不奔赴者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言惟父母則先之所謂親喪者統括諸親矣故曰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

麻卽位而哭其或有故不得卽奔則就所聞之處爲位發喪故又曰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又曰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卽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卽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成服拜賓又曰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是未奔者亦未有不成服者也卽或遠道之聞訃恒遲疎屬之喪期甚促容有日月已過而始聞者禮稱聞遠兄弟之喪旣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尙左手因以此爲小功不稅之證然其所謂旣除喪云者指本服當除之限言之抑以主人祥除之限言之乎案本經奔喪之禮分爲三節一言旣殯一

言旣葬一言旣除喪其及殯者固成服如常巳若葬後始奔則禮云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於東方卽位與主人哭成踊襲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卽位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夫曰齊衰以下則兼大功小功緦麻可知曰不及殯先之墓則自葬後以訖除喪皆然又可知也此毋論小功以下服巳早除卽齊衰大功亦豈必盡在限內而於三哭之後仍爲之成服則皆追服矣卽曰不及殯先之墓以葬而未久者言然齊衰三月與緦麻三月者皆巳逾除限而依然三日成服未聞不追服也且經亦止云不及殯

先之墓固未嘗限以日月據下文言若除喪而後歸安知非通指葬後除喪以前乎若謂除喪而後歸者但哭墓而遂除無成服之事是以本服當除之限言之見限內者有服限外者無服則齊衰亦不追服寧獨小功況如經所載明是孝子除喪而後奔者亦哭墓而遂除不復成服又何說耶然則除喪乃據主人而言凡在三年之外歸者皆不追爲成服而在三年中歸者皆服其未卽歸亦並爲位成服則不爲服者惟其未之聞也嘗謂有親之喪三年之久而竟弗聞也乎聞之則必爲位成服是以三年外歸者雖孝子亦止哭墓遂除而自齊衰以下直以不及殯先之墓

概之見除喪以前歸者皆追行成服其既除喪歸者亦免麻哭墓而遂除焉以其前此既爲位而成服故也故其所謂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者亦是據主人既除而言非謂聞喪者既除喪也苟以聞喪者言之則初未嘗服何有於除哉葢禮首親親此言其極卽以遠兄弟之疏聞喪在主人既除之後亦尙爲之免袒成踊正見其用情之厚實則雖有四方之事三年不歸必無三年不聞者無三年不聞則亦斷無終不服者其執小功不稅之文謂聞喪稍遲卽不追服者乃周末時俗非禮之事故曾子怪而歎之然時俗所以得藉口於小功不稅者則亦有由服問

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又云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又云以有本爲稅蓋先有重喪後有輕喪其以後喪改易前喪視麻之有本者爲斷大功以上之麻有本故間傳云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雜記云有三年之練服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服問亦云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皆言大功以上後喪得變前喪而小功不之及者以爲變服必因其受服之節斬衰既虞卒哭乃變齊衰既練乃變大功是未卒哭未練不得

變也齊衰既虞卒哭乃變大功是未卒哭亦不得變也以此推之則小功之變斬衰當在祥後其變齊衰當在練後惟變大功在其既虞卒哭然變服必服其正不服其受斬衰之自祥至禫齊衰之自練至祥中間相去僅止一月不足三月之數固無以為變受之節而大功既虞卒哭小功即其受衰亦無以為後喪小功之別且小功本服五月於三月既虞卒哭亦無受服又無以為正服與受服交代之限即使先遭小功之喪後遭緦麻宜於小功卒哭後為緦麻服而三月無變受之節則亦無由為之易服故服問言小功無變無變即不稅之謂明其上下均無所受故不稅

無變並專屬小功言之若但謂其服術之輕為期之促則宜兼言小功以下矣然則稅者變受之義爾雅稅舍也古文稅通於脫而舍義與卸寫同葢稅是脫卸之名服問言殤長中無卒哭之稅謂其卒哭無脫麻易葛之事也又言惟公門有稅齊衰謂其於公門得脫卸齊衰之服也周官量人縣而不稅亦是此義謂物之溢出於量者以槩平之不脫寫之也先後鄭訓為租稅亦非是禮之小功不稅者直謂先有重喪後遭小功不以小功之服變其前喪脫卸舊服而易後服而末俗見遭喪者不服後喪之小功遂疑其日月已過則不為服故曾子如其言而微詞以諷以為小功之喪先有重喪者不為之變服非謂如常者

不為之追服也若如常而不追服是遠兄弟終無服矣何乎者深明其不可也此正韓公所謂別有所指而傳注失其宗者惟稅是遭喪變受之稱所以喪服小記廣陳稅義其一曰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生不及者謂聞喪而奔不及其生之時也此數人皆齊衰期禮齊衰者既虞卒哭得為大功者服則疑其此或遭大功亦得於卒哭後變其前喪故特著之以為已不及此諸人之生而奔喪制服即有他喪大功常所當稅者父為之稅而已則否以隆其恩齊衰如此斬衰可知矣其二曰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此亦期服常時

已有私喪三年者設遭此等期服俱得稅變其前喪今聞喪在君服旣除之後則惟服已之喪不以君服稅私服以申其私君在君未除之前則有君之服不敢私服此雖次於君服而必於私服卒哭之後稅之矣其三曰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此謂本不宜稅而稅者服問言殤長中得變三年之葛止據殤服之降言此通言降則或以出降或以尊降卽無本者亦為之稅也其四曰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此謂從服不從稅者謂君於所稅或先服斬衰而後遭齊衰則亦於旣虞卒哭為之輕者包重者特是亦稅變其前喪也惟近臣從君而稅其餘則從

君而服謂兩喪不相値各爲之服也若兩喪相値君雖稅而已不從而稅以著其一而不貳之誼焉閒傳服問所明稅喪以服之輕重爲差而此又於輕重之中分析其有稅與不稅者彼此互備禮意詳明自誤以稅爲追服而漢後諸儒並不察曾子致怪之旨衆口一詞以爲追服焉耳故不特小功不稅之文莫得其解而於小記所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者亦不可通據盧植云謂父客他所子生服竟乃歸父追服子生所不見恩淺不追服鄭爲盧之弟子故從其說以爲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夫生於他所與祖父母諸父昆弟卽未相見音問何至不通降而在

總小功者何爲之追服豈正服齊衰反不追服舍其重而服其輕禮必不若是舛也況小功不追服曾子且怪之此齊衰不稅曾子何竟安之而不致疑乎王肅則謂父與祖離隔子生之時祖父母已死故曰生不及祖父母若至長大父稅喪已則不服夫父與祖離隔當時卽不聞喪亦豈有待其子長大始行追服之理況生不及諸親猶可言也生不及弟則何說乎王肅曰諸父伯叔也昆弟諸父之昆弟也旣以諸父爲伯叔而昆弟又是諸父之昆弟則昆弟者諸父之子抑諸父之昆弟乎若諸父之昆弟是亦諸父若諸父之子是爲從昆弟經何以言之混淆若此也蔡謨

以弟是衍字則經文從無以諸父昆成語者庾蔚之以爲已謂死者爲昆則謂已爲弟已不能稅昆則昆亦不能稅已據此是昆先沒而弟生特加弟字以見已死之昆亦不稅已則經傳亦從無此晦曲之文法孔穎達則謂已在他國從生得本國有弟者爲父在他國生已後再適他國更娶所生之子則爲已弟故有弟夫注以此子爲他國所生已是臆說而又必使其父再適他國更娶生子以爲之弟眞可謂義愈曲而詞愈支矣近儒望溪方氏以祖父母之上文誤脫一從字謂從祖父母及所出之諸父昆弟於父爲期爲大功已皆小功小功不稅正是指此夫以不得其

說遂疑經之有脫有衍固非尊經之道卽使果然而喪服小功首曰從祖祖父母次曰從祖父母此奚獨舉其次爲言且經中凡言諸父昆弟皆指世叔父及巳之親昆弟而言未有父之從昆弟巳之再從昆弟得竟稱之爲諸父昆弟也況如所說猶當增所出之字於從祖父母之下欲明小功不稅而獨舉此數人豈其餘之生不及者皆稅之耶是改竄經文仍於本義未能明晰則不如其巳也且記之言稅喪又不獨此也檀弓曰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之則以父兄之命注云稅謂遺於人不專家財也竊案檀弓一篇皆言喪事無緣於此獨泛言賵遺之禮卽稅之訓遺他

亦無據賵遺往來人事之常使未仕而復無父兄將終廢交接之禮乎疑此亦指税喪言之葢有所税者交之縟未仕者止得直情徑行猶所云禮不下庶人也以父兄之命則是以宗法爲服制大司徒之所云宗以族得民矣左傳襄二十七年衛獻公喪其弟子鮮如税服終身亦是變受之服葢國君絶期本無正服故但如其受服以喪之而正服三月有受受服直主於除無更易之節言終身者見其不除也服虔以追服爲言則子鮮生存奚容追服即曰如之而公與子鮮正服宜期於絶期之義不合杜預改税爲總則緦衰乃諸侯之大夫所以服天子者既非五親之服

且以音近遞行改字亦未可憑竊謂讀經之法當以經證經不宜屈經以從注凡此皆據經取證以俟知禮者論定非欲故異先儒以標新異也

士虞禮稱主人兄弟皆如葬服而前篇言葬未見其爲何服惟啟殯之際云丈夫髽散帶垂以後但有袒襲之文不聞變易之節則葬服亦即髽而散帶而已至檀弓所云弁經葛而葬自是天子諸侯之禮後儒不察誤謂其通乎上下則既夕篇中何以不著且士亦安得有弁哉即曰士弁而祭於公冠以爵弁此與神交或得著弁然小記云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是虞之時主人兄

弟皆免也又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雜記亦曰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是送葬至反主人兄弟皆免也免卽髽免冠而露紒也前此筮宅主人兆南北面免經卜日主人北面免經左擁之免經者免冠而著經左擁之卽擁其冠此皆以其交神之故則葬時亦免冠而經以致其敬義無殊也惟天子諸侯則不以免冠爲敬其敬之所寓在乎以葛變麻菩士禮卒哭而後去麻易葛是葬時之免冠而經者尙是麻經天子諸侯直於葬時易葛示敬而不免其冠故曰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不免冠故弁而加葛絰於其上然此所著弁又與喪大記

所云子弁絰之弁不同葢彼是天子諸侯之喪冠大斂以
來卽已著之不因葬而始有此據下文言周人弁而葬殷
人冔而葬知是因葬而後服且據王制言殷人冔而祭周
人弁而祭則冔與弁皆是祭冠意其當葬之時易喪弁爲
祭弁麻絰爲葛絰以著其與神交之敬與士之但免冠而
仍麻絰者異鄭注謂天子諸侯變服而葬是也但注以弁
謂是素弁又言天子諸侯之葬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
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敬心未生則亦附會不足
信者素弁之制經傳無聞惟弁絰之弁見諸周官戴記明
是天子諸侯之喪冠而不得與殷冔之祭冠並舉若謂踰

時而後生敬則大夫士之筮宅卜日並以免經不用純凶者明其敬又何以不待踰時乎然則葬服之或爲免經或爲弁葛經乃尊卑之分所差無庸曲爲之解也

喪服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此聖人制禮責人主喪者當急於送往不容停殯猶夫子許貧者還葬無椁之意也曰主喪者不目其爲何人則不論服屬之疎戚輩行之尊卑凡爲喪主者皆是既主其喪必爲之速葬蕭望之以主喪獨謂子盧植謂其下子孫皆不除庾蔚之謂以尊主卑不同以卑主尊無緣以卑者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經均非經意也曰

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其餘葢自主喪而外皆是鄭氏以旁親言之孔疏遂謂自期以下亦非葢以麻終月數者謂未葬無卒哭受服之節也除喪則已謂居除喪之期卽除之也及葬仍服其服故本記言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又云大功者主人之喪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又云爲兄弟既除喪及葬反服其服葢主喪之服未葬不除故既葬必爲之再祭祭不爲除喪而主人之除喪必因乎祭也大功有同財之義其麻有本故爲主者亦必再祭朋友無服故止爲之虞祔而已雜記言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亦是此義小功以

下爲兄弟既主其喪未葬則亦不除既葬乃虞不再祭者以其服之本輕與朋友等然則重服者必再祭無服者亦必虞而未葬則主人之服雖久不除凡以見主人之喪者必爲之亟於營葬此禮廢而後世之停柩久而不葬者乃多矣

除服皆於祭前不於祭日小記練筮日筮賓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是首絰衰裳不以練日始除也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是練衣練冠亦不以祥日除之也故士虞記卒哭餞尸畢丈夫脫絰帶於廟門外注云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夕日則服葛者爲祔期疏云

今日爲卒哭祭明旦爲祔前日之夕爲祔祭之期變麻服葛是因祔期卽變之使賓知變節故也然變雖在將祭爲期之時而亦有不祭而變者如大功九月小功五月中殤大功七月此並無祭期但計其日月已滿卽行除服故小記曰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明祭與除喪各爲一事而不相涉則三月者卒哭而除期者練而除三年者祥而除此因乎祭者也五月七月九月之服除之不因乎祭者也但古人行事必有節除雖不因乎祭而必非無端忽然卽吉者據大記言大夫士既練而歸朔月忌日歸哭於宗室既練尚有朔月之哭未練可知則夫葬

後練前日月已屆當除服者蓋必因朔月宗室之哭而後除之其除之亦必有爲位哭踊之事以此推之其先後遭喪前喪當除之候亦不祭而除雜記云有父之喪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夫所謂除服者何據小記云除殤之服也必元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然祭而後朝服不祭則但縞冠而已是以雜記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明其後喪未滿則不當縞而除前喪則得服其除服故必縞然後反服者卽卒事而反喪服之謂卒事

卒除喪之事也然諸父昆弟之喪彼自有主人則其練祥之祭亦自及時以行若母死於父喪未沒之際則此死者若是庶母其父之練祥之祭適子主之已亦可以因祭而除苟並是三年則身於前後喪皆爲主人前喪可不待後喪而先除而前喪之祭必不得於後喪服中遽舉故又云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穎者既祥所服單麻衣也前此雖可以暫服除服以除其喪而練祥之祭前期而筮日筮尸卽事而旅酬致爵皆同吉禮故必喪服既除之後乃可舉行然先後遭喪其時靡定如前喪既練方遭後喪則於後喪既穎補行祥祭固已若前喪未練卽遭後喪

則祥祭固當於既穎祔行而練祭何不可於後喪練後補之亦必俟至後喪既穎乃皆行者蓋喪三年不祭者固以其凶服不可以行吉禮然亦爲不得貳事之故後喪雖既練而哀倘存若補行前喪之練則是移其哀而貳事此正呂與叔所謂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者故練後未即補行前練而必待至既穎也舊說誤以除服即是祥祭卒事爲卒祭事既穎爲虞後則小記明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夫虞祔之祭尚且必待後事豈有練祥之祭而竟遂行之者哉